

中国古典文学的

悲剧精神

王光文 著

ZHONGGUO

GUODIAN WENXUE DE

BEIJU JINGSHEN

中国古典悲剧作品呈现出这样的美学特征：以困境为起点，又以困境为终点，画了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圈。『幕』，是古代悲剧，都是一个求圆、画圆、破圆、恋圆的过程。这个过程，凸显出中国古典文学悲剧精神所揭示的生命意识。『求圆』是生命维系的桅杆，『画圆』，是生命延续的符号，『破圆』，是生命抗争的强音，『恋圆』，则是生命沉重的悲歌。古典悲剧作家们总想画好这个圆，但总是画不圆，他们总想破这个圆，但又总是走不出这个圆。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中国古典文学的 悲剧精神

王光文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典文学的悲剧精神/王光文著.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12

ISBN 978-7-5343-8133-1

I. 中... II. 王...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0108 号

书 名 中国古典文学的悲剧精神
作 者 王光文
责任编辑 史玉娜 王伟祖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厂 址 盐城市纯化路 29 号(邮编 224001)
电 话 0515-8153008
开 本 88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50 000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43-8133-1/I·8
定 价 32.00 元
批发电话 025-83260760, 83260768
邮购电话 025-85400774, 8008289797
短信咨询 10602585420909
E-mail jsep@vip.163.com
盗版举报 025-83204538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序

何永康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传统的方法是一朝一代地扫描，一个作家一个作家地评述。如是经营，比较清晰，也比较省力，但总让人觉得类乎文学“光荣榜”；细数星斗几多，却不知河汉横空的内在奥秘。李泽厚曾在新时期之初，用十余万字，审视并描述了中国古代文艺的“美的历程”，纵横挥洒，议论风生：忽飞流直下，幹浪而迁；忽缘溪而行，通幽发隐；兴之所至，可以由苏东坡一下子谈到曹雪芹，然后再回过头来指点李太白。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起码让人们知晓：文学史和美学史还可以这么写！

王光文博士构想《中国古典文学的悲剧精神》一书时，轮廓相当粗，只是如醉如痴地盯住屈原和曹雪芹。他觉得两者之间有一种微妙而又壮大的精神沟通，即悲剧精神的遥相呼应。他认为，屈原的悲剧是希望尚存的悲剧，而曹雪芹则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绝望的悲剧；从《离骚》到《红楼梦》，中国古代文学的内在精神，肯定经历了无数的翻腾和组合，领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痛苦锻造和绚丽升华。循着这条思路，光文博士沉入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汪洋大海，寻寻觅觅，扬帆弄潮，瞻前顾后，综合思考，终于豁然开朗，比较诗意地把握了中国古代文学悲剧精神的来龙去脉、个性风貌，以及它的哲学底蕴。于是，有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有了眼前的这部专著。

该著提出了一些相当新颖、发人思索的理论话题：

中国古代文学的“底色”是“悲哀”，是“乐感文化”，还是“悲剧精神”？

独立意志、人格力量、乐观主义、生存价值，是不是中国古代文学悲剧精神的四大支柱？

一幕幕中国古代文学悲剧，是不是构成了一条求圆、画圆、破圆、恋圆的螺旋式曲线？

从屈骚到《红楼梦》，是不是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悲剧，即由对儒家哲学的执着，至于对儒家哲学的否弃？

中国文人的“忧生”观和“忧世”观，是不是中国古代文学悲剧精神的哲学基础？

如此等等。

光文博士提出了这些问题，并且信心十足地进行了自己的阐释。他说得有条有理，有板有眼，有材料的梳理和鉴别，有学理的演示和升腾，总之，他在严肃地、热情地进行论证，首先说服自己，然后再说服他人。这种学风是要得的。

研究悲剧，研究文学的悲剧精神，是不容易下手，不容易得手的。因为，现成的多是欧洲学者的悲剧理论；要想阐释中国文学，不能仅仅“拿来”，还必须“消化”，力求“中国化”。这肯定不是“只等闲”的事儿。本人解释“红楼”悲剧时，曾用西方理论，特别是用马、恩理论来审视，结果很费力，总觉得不太合榫。譬如，曹雪芹写的是“万艳同悲”，不但林黛玉、晴雯是悲剧人物，而且连王熙凤、薛宝钗也是悲剧人物，这样，就不便用恩格斯所云“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来检视了，因为不周延，可以解释林妹妹，却解释不了宝姐姐。思来想去，最终请来了鲁迅，鲁迅要言不繁：悲剧就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于是一路畅通，薛宝钗的悲剧好解释了：她身上也有“人生的有价值的东

西”，小时候也曾经热衷于“地下书刊”，向往“西厢”式的纯真爱情，然而，转瞬间就被封建的思想和势力扼杀了；她分明是鲁迅认可的“悲剧人物”！由此看来，土生土长的中国理论有时候倒非常管用！光文博士与我有同感，他的这部谈论悲剧精神的专著，基本上是用中国人的理论思维来审察中国人的文学作品，颇有亲爱的乡土气息！

光文到我这儿攻读博士学位时，行政事务不太忙，做的是青年工作。谁知很快改行，实打实地管起地方行政事务来了。这对于在职博士生来说是相当严峻的考验。但光文学棣有韧性，有“钉子精神”，一口咬定学术不放松，非要把各门课程学好不可，非要把毕业论文写好不可。这部专著的前期成果，就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得到了一致好评。如今，他将学位论文再行审视，反复推敲，订旧增新，遂成此书。我为之鼓掌，并为序。

2006年12月5日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目 录

序	何永康
引 言	1

1 第一章

悲剧精神：中国古典文学的“底色”	11
第一节 独立意志的彰显 / 16	
第二节 人格力量的挥发 / 22	
第三节 乐观主义的张扬 / 28	
第四节 生存价值的超越 / 34	

2 第二章

求圆：生命维系的桅杆	45
第一节 立言与生命的强度 / 47	
一、人生缺憾与理想之“圆” / 48	
二、生死忧虑与信念之“圆” / 50	
第二节 立功与生命的亮度 / 60	
一、济世豪情的迸发 / 62	
二、生命意志的贯注 / 66	
三、平民情怀的升华 / 71	
第三节 立德与生命的高度 / 75	
一、道德理想：对现存秩序的超越 / 77	
二、道德意志：对命运规则的超越 / 79	
三、道德完善：对报恩情结的超越 / 84	

3 第三章

画圆：生命延续的符号	89
第一节 李白：个性张扬与浪漫人生 / 90	

- 第二节 杜甫：人性关怀与执着人生 / 101
 - 一、怀旧情结与忧国情怀 / 101
 - 二、悲情体验与社会良知 / 106
- 第三节 苏轼：自我超越与审美人生 / 120
 - 一、宠辱不惊、得失若一的人生准则 / 120
 - 二、自养其性、独享人生的精神境界 / 126
 - 三、“吾生如寄”、善处忧患的心灵和谐 / 133

第4章

- 破圆：生命抗争的强音 151
 - 第一节 对生存境遇的高昂挑战 / 151
 - 第二节 对人性自由的深刻追问 / 160
 - 第三节 对功名富贵的无情嘲弄 / 168

第5章

- 恋圆：生命沉重的悲歌 179
 - 第一节 圆美理想的现实幻化 / 179
 - 一、蝴蝶梦唱响天仙配 / 181
 - 二、阴曹府归结人鬼情 / 185
 - 第二节 途穷而返的无奈叹息 / 191
 - 一、病态的圆画出的“欢乐”的尾巴 / 191
 - 二、迷惘的心发出的无奈的叹息 / 196

第6章

- 屈原与《红楼梦》：中国古典文学悲剧精神的并峙双峰 205
 - 第一节 社会悲剧：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 206
 - 第二节 人格悲剧：善与恶的对抗 / 216
 - 第三节 哲学悲剧：执着与否弃的嬗变 / 227
 - 一、屈原的希望与执着 / 227
 - 二、曹雪芹的绝望与否弃 / 233

7

第7章

忧世与忧生：中国古典文学悲剧精神的哲学基础 245

第一节 儒家哲学的悲剧精神 / 246

一、强烈的末世感和危机感是儒家悲剧精神的认识论基础 / 247

二、勇毅的担当精神是儒家悲剧精神的核心 / 249

三、明确的淑世理想是儒家悲剧精神的永恒追求 / 251

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情冲动是儒家悲剧精神的必然产物 / 252

第二节 “忧世”哲学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表现 / 255

第三节 道家、释家哲学的悲剧精神 / 266

一、道家哲学的悲剧精神 / 267

二、佛教的悲剧精神 / 273

第四节 “忧生”哲学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表现 / 275

一、忧生的矛盾和痛苦 / 275

二、忧生的超越和永恒 / 284

8

第8章

圆与缺：经典意象的悲剧精神 291

第一节 整一圆融的生命境界 / 292

第二节 静观中和的生命守望 / 300

第三节 坚韧不拔的生命精神 / 309

结 语 323

参考文献 327

后 记 333

引言

中国，泱泱文明古国。世界四大文明，唯有中华文明自古传到今，从未断过线。这是人类文明史的奇迹。奇迹的诞生，总有它必然的内在规律。

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华文明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重要的表现形态，支撑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也必然支撑着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中国古典文学的精神本质是什么？

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有点不着边际：我们以前谈“精神本质”，多是从具体作家作品入手的，悠悠数千年，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如何概括它的精神本质呢？

我们从“中国文学的‘底色’”这个基本命题开始研究。所谓“底色”，可以理解为基本的色调或主色调，它是决定事物性质的基本要素。有人说，中国古典文学的“底色”是悲哀，也有人说是“乐感文化”。我们认为，悲哀也好，“乐感文化”也好，都只反映了中国古典文学某一个方面的特点，中国古典文学的“底色”应当是悲剧精神。

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脉络极为丰富。以前我们从创作方法的角度把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线索分为由《诗经》发端的现实主义创作和以屈骚开始的浪漫主义创作两条线。是的，屈原开创的楚辞，同《诗经》一起构成了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对后世产生了无穷的影响。但，如果仅仅谈影响，可能还不能说是真正从历史

联系的角度分析问题。评论者们早就对这种研究方法提出了修正。仅以两种方法作为评论的依据，“简化”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路线，淡化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民族特色。比如，我们说屈原对后世的影响往往就是谈其坚强独立的人格、浪漫激荡的情感、尚美艳丽的辞章、自由朴素的体制等等，这些在后世的作品中确实体现得十分突出。但如果一定说是因为有了屈原才有了这些“传统”，恐怕并不很有说服力。即便是，我们也不能说这就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主线，因为这些因素都不免有点表面化，没有真正涉及问题的本质。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从本质上说，《诗经》和屈原以来的文学发展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主线，这就是悲剧精神。

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悲剧精神，其目的，是为了理清悲剧精神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内生机制，即它的形成与发展、它的体系性特点、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悲剧精神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内在联系。我们力图通过悲剧精神的研究，比较清楚地描画出中国古代文学的另一条发展线索。

近年来，理论界对中国文学悲剧精神的研究已经引起了重视，但远没有形成规模。与精神层面的研究相比较，我国过去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基本上都重视轮廓性的梳理，而很少注重对精神实质的探讨，即使有这方面的研究，也多局限于从社会学角度分析问题，比如，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精神、勇于批判的精神等等。现在看来，这些都属于“大路货”式的研究，缺少真正的创意。我觉得，悲剧精神是贯穿中国古代文学长河的精神主线，崇高、怨愤、超越、独傲、悲怆等悲剧元素正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表现的基本主题。因此，从悲剧精神的角度探寻中国古典文学的“精神家园”，是一个新的立论。当然，要充实和丰富这个立论，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

二

我们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就是：什么是悲剧精神？中国古典文学的悲剧精神有哪些特点？我们认为，悲剧精神是指面对痛苦与毁灭的必然性时，主体在独立意志支配下所表现出的人格力量和抗争与超越精神。独立意志、人格力量、乐观主义和生存价值是构成悲剧精神的四大支柱。其一，独立意志是悲剧精神的基石。悲剧作品是在激烈的冲突和对立中凸显出悲剧人物坚韧不拔的毅力、一往无前的意志，以及由这种独立意志而形成的人的尊严的。其二，人格力量是悲剧精神的核心。中国的悲剧作品和悲剧人物的美学风貌在于展示人格的力量。悲剧人物首先是道德主体，他所体现出的悲剧精神往往与社会价值结合在一起，体现出共同的人性追求和共同的道德规范，并在这个意义上得到“怜悯和同情”。中国悲剧作品中的悲剧人物是用难以比拟的人格力量征服读者和观众的，他们的抗争是善的张扬，他们的毁灭是美的陨落。其三，乐观主义是悲剧精神的本质要求。乐观主义既是一种价值取向，也是一种美学追求，是促进人性完善的基本动力，因而，悲剧精神往往表现为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对美的境界的无尽想往。中国古代的悲情作家和悲剧作品中的悲剧人物，为我们塑造了为了自由而走向自我牺牲、实现“凤凰涅槃”的崇高形象。这种自由和崇高，就是乐观主义的终极追求，也是悲剧精神的本质所在。其四，生存价值是贯穿悲剧精神的主线。超越是人类特有的品质，也是悲剧之所以为悲剧的必有之义。超越是一种崇高，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所歌颂的以死抗争的壮举和视死如归的精神往往与“情”的表现联系在一起，所以能更充分地揭示生命价值和生存价值的深刻内涵。超越是主体对自身现状的不满足，是希望突破现实生

活现状的进取欲望。

中国古典悲剧作品呈现出这样的美学特征：以困境为起点，又以困境为终点，画了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圆。一幕幕中国古代悲剧，都是一个求圆、画圆、破圆、恋圆的过程。这个过程，凸显出中国古典文学悲剧精神所揭示的生命意识。“求圆”，是生命维系的桅杆，它是生命的希望所在。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人生的价值在于对追求的实现。“画圆”，是生命延续的符号，它是生命的活力所在。人生总是在不断地实现一个又一个目标中走向成熟的，这一个个的目标正是人生的一个个“点”，这些“点”，构成了画圆的轨迹。“破圆”，是生命抗争的强音，它是生命意志的必然。人生的意义是在尊重和被尊重中实现的，当生命意志受到摧残时，人性固有的自我意识就会爆发出冲破现实的抗争力。“恋圆”，是生命沉重的悲歌。它既是圆美理想的现实幻化，也是人生无奈的叹息。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生命意识就是在不断的求圆—画圆—破圆—恋圆的生命历程中得到发展和升华。古典文学作家们总想画好这个圆，但总是画不圆；他们总想破这个圆，但又总是走不出这个圆。这也就是恩格斯所指出的“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①。

屈骚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是本课题思考的起点和基点。通常认为，《离骚》是浪漫主义的诗歌极品，《红楼梦》则是现实主义的小说杰作，这两部伟大作品是如何遥相呼应，形成了中国古典文学悲剧精神的并峙高峰的？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什么？本书从悲剧精神的角度对屈原和曹雪芹的对比研究主要在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他们

^①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6页。

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对社会的无情解剖中挥写了一出悲壮的社会悲剧。屈原的悲剧是希望尚存的悲剧,而曹雪芹的悲剧则是绝望的悲剧。从《离骚》到《红楼梦》,从希望到绝望,这正是中国 2000 多年封建社会发展史的生动展示;从屈原到曹雪芹,在中国古代文人和他们的悲剧作品中,有一种沉重的“知识分子情结”: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忧国忧民,至死不渝!第二,他们在善与恶的对立中展示出遗世独立的壮美人格,保持着纯正、真诚、独特的人格力量,抒写了一出激昂的人生悲剧。在善与恶的激烈冲突中,双方的力量对比是完全失衡的,屈原和曹雪芹崇高伟大的人格正是在这种冲突和失衡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张扬和体现。他们是不屈不挠的勇士,是求真向善的智者,是“露才扬己”的才子,是率性任情的贤达,是桀骜不驯的“狂人”——这就是他们的人格特点。第三,他们在希望与绝望的抉择中,最终舍弃了其执着追求的以道德人性为中心的精神家园,谱写了一出伟大的哲学悲剧。在屈原,表现为对他所执着的哲学信念与价值追求在现实中无法“存活”而感到的激愤。在屈原的理想世界,有着“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的坚定意志,在屈原的情感世界,有着“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崇高人格,他的作品,既表现出诗人般的浪漫情怀,也体现出勇士般的孤傲志气。到了曹雪芹,则发现了传统哲学信念本身的崩溃与毁灭。贾宝玉的背叛,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文化背叛、哲学背叛,他身上所体现的毁灭是一种文化毁灭、哲学毁灭,这个文化,就是儒家文化,这种哲学,就是儒家哲学。由于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崩溃,所以贾宝玉是以佛教和道家哲学为武器,去反抗、批判和摧毁儒家哲学的,这无疑宣告了儒家哲学的破产,是对儒家道德人性的彻底否定。我们的结论是:屈骚与《红楼梦》的悲剧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悲剧,表现了中国古典文学从对儒家哲学的执着到否弃的嬗变。

探讨某种精神产生的哲学基础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艰巨的。作为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泱泱中华,其文化的哲学基础十分深厚,儒家、道家、佛教都从不同方面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它们的内涵都非常丰富,要作精当的概括实非易事。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本书把聚焦点集中在中国古代的“忧世”和“忧生”思想上。我们认为,中国文人的“忧生”观和“忧世”观是中国古典文学悲剧精神的哲学基础。

所谓“忧世之怀”,是指对现实存在的忧患意识,它是人在精神上自觉地对世界和社会担当起责任感的产物,它与人类社会同生成、同发展。中国文人独立意志支配下的忧患意识和自觉意识,是中国古典文学悲剧精神的主要特点,它与儒家哲学相联系。强烈的末世感和危机感是其认识论基础,勇毅的担当精神是其核心,明确的淑世理想是其永恒追求,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情冲动是其必然的表现形态。忧世之作不仅在量上远远超过了忧生之作,而且它基本决定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特质,决定着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脉络。每一个忧世作家,就是悲剧精神主旋律上一个独特而厚重的音节,每一篇忧世之作,都是这个主旋律上不可替代的音符。所谓“忧生之意”,是指对人的生存价值的思考和忧虑,它与道家和释家的出世思想相联系。道家的忧患,是现实基础上的忧患,是对人间世如何处理人和他人及各种社会关系,并在荆棘丛生、陷阱遍地的环境中如何找到一个安全的存身之所的深刻思考。在道家看来,自然与历史的无情撕破了人的崇高感和神秘感,道德的沦落戕害了人的尊严,他们对精神奴役和苦难世界的独特感受和超越铸造了其新的独立人格。而佛教,原本就是对生存苦难的揭示,它是忧患的极端化。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结合点,就集中在对人生和人性的关怀、集中在人的生命意识的唤醒上。“忧生”,包含了对生与死的愁虑、对生存境遇的思考、对生命自由的忧郁等等,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忧患意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

上,千古流芳的忧生之作,往往比较多地表现对生命不自由和生命力不能张扬的痛苦,表现由此而产生的旷达不羁、慷慨悲凉之情。

衡量一部悲剧作品是否具有悲剧精神,主要看它所表现的主题和现实冲突所结合的程度,悲剧精神是在对现实的深刻冲撞中实现的。对时间和命运的态度,是忧世者与忧生者人生观的基本态度。对忧世者来说,更多的是珍惜时间,主导命运,他们的意义体现在对时间和命运的抗争上。忧生者往往把对时间的恐惧作为情绪基调,并产生了及时行乐的“潇洒人生”。不管忧生还是忧世,如果只是停留在对时间的无限感叹、忧患甚至恐惧之中,那么,他必然是消极的。作为一种生命功利观,它更多地把关注点放在个体生命上,它只能产生解脱意识,而不可能产生超越意识,更不可能产生悲剧精神。悲剧精神的价值就在于它超越时空、超越古今、超越生命、超越自然,从而追求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格”。

中国古典文学悲剧精神所揭示的“自由人格”,比较典型地体现在文学意象的表现上。我们集中阐述了月亮意象的悲剧精神。对月亮而言,“圆”与“缺”是永恒的矛盾,而求圆又是其永恒的追求。人生正是一个求圆、画圆的过程。处于顺境时,人们总是希望其生命之圆越画越圆,圆了更圆;处于逆境时,人们则往往希望其生命延续过程少缺多圆、缺而复圆;谁都想把自己的圆画得最圆、画得比过去圆、画得比别人圆。月亮之圆与人生之圆的契合是如此之精妙,这也只有在中国文学中才有可能。整一圆融的生命境界、静观中和的生命守望、坚韧不拔的生命精神是月亮意象与人生的主要特征。

三

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悲剧精神,就必须清楚地

回答这样的问题：中国古典文学的悲剧精神是如何承继、发展、丰富的？

本书没有运用常见的“史”的方法来研究。写史就必然要断代，而断代就不容易把握作家与作家、作品与作品之间的联系，所以，本书主要运用了比较的方法，把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作家、作品放在一起比较，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揭示悲剧精神承继和发展的大体线索。

我们通常把陶渊明、李白、苏东坡等人都视为屈原的“传人”。这实际上更多地运用了传统的研究方法，即从创作方法的角度来分析。这样的分析，有大而化之的嫌疑。如前所说，创作方法并不是文学发展史的全部，它甚至不能从根本上说明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它更不能揭示文学的精神本质。历代伟大作家确实都是悲剧精神的传人，但由于时代、经历、认识的不同，每个作家所体现出的悲剧精神都透出鲜明的个性色彩。比如，从创作风格上说，浪漫主义大师李白继承了屈原的传统。李白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但李白的悲剧及其作品中体现出的悲剧精神，与屈原的悲剧精神不完全一样。有人说李白和屈原都有弃妇情结，有学者认为，屈原和李白皆为人臣，又都是弃臣，所以“弃妇”情结较重。但我们觉得，这是两种不同取向的情结，屈原表现为“怨愤”，李白则表现为“超脱”。这是基于不同的哲学观而形成的不同特点的悲剧精神。另一方面，如果只从创作方法的角度研究，我们只能把屈原和李白联系起来，却怎么都不可能把浪漫主义先驱屈原与现实主义大师杜甫联系在一起。其实，对现实沉重的思考、对命运深刻的把握、对人性的终极关怀都是屈原和杜甫的精神支柱。从悲剧精神的角度分析，说杜甫是屈原的真正“传人”好像也不为过。

再比如，通常认为，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是一以相承的超越人生的代表作家，不少研究都十分清楚地分析出他们之间在创作风格、人